

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144



門 15
1411
卷 144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一

三山先生李 樗 迂仲 講義

南劔教授黃 樵 實夫 講義

三山先生李 泳 深卿 校正

東萊先生呂 祖謙 伯恭 釋音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

李曰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孔穎達則以為傳記所舉逸詩者絕少史記所言蓋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為以國觀之宜不啻三千也三人之說異同如此竊嘗以謂逸詩之多少不足論也孔子既刪定之矣其或多或少

何足論哉惟以夫子之所存者三百篇盡心焉可也孔子之於詩所不合於禮義者從而刪之合於禮義者從而存之垂訓於天下後世其為教也溫柔敦厚適其情性之正學者為學必自此而入焉孔子嘗教學者以學詩之法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一言蓋學者之樞要也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無思也及喜怒哀樂之既發然後有思焉其思也正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而和矣其思也邪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而不和矣故詩三百篇雖箴規美刺之不同而皆合於喜怒哀樂

之中節以其思之正故也學詩者惟以此一言而求之孔子又嘗舉一隅以告學者矣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之與哀出於思矣不淫不傷思之無邪也樂而淫哀而傷則入於邪矣求關雎之義必求於此非獨關雎為然自葛覃而下殷武而上莫不皆然在學者觸類而求之耳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可謂明夫子之意矣惟以此一言求詩之體則其他可以迎刃而解故其學夫詩者可以羣可以怨可以觀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皆自思無邪之一言而入焉詩皆有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

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去聲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

湯如江有汜之為美滕邠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趣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

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為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黃曰事固有可得而知者有不可得而知者可得而知者吾求之於古不可得而知者吾求之於心蓋信人而不信己終身無定論而事之二三其傳者當以吾心為主也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名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附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

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為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頌濱亦本是說以為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凡此者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迂仲以蘇之說為當且盡王程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為非漢儒之所能為竊嘗合是說之一而一之於吾心以為王程之說與吾心合而於大序亦合夫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漢儒惟一董仲舒其文近之而亦未必若是之醇也況毛公衛宏之類乎雖然

程氏謂大序仲尼所作則未敢信也大序之言深得風雅之旨而其所以滋後世之異論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耳若吾夫子為之必不若是也意者吾夫子反魯刪詩之際與門人弟子所以論詩者如此而門人弟子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於三百篇之首云耳初不以大序名之也不然大序之作當先論詩者志之所之也一段而後及於風風也自風而論雅自雅而論頌以至於六義四始斯亦可矣若關雎后妃之德至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是乃關雎之序此王程之意而予特少異之也是故某詩言某事也若關雎后妃之

德也之類此必當時國史所題之辭不然則雖夫子亦無自而知此程氏之說無以加矣予請推而廣之曰小序國史之舊題大序記夫子之言而非夫子之所作也其餘小序則漢儒之說或雜其間如衛人以宣姜鶉鵲之不若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之類決非吾聖人之言無疑也此予之所自求於吾心者如此而未必可信姑存之以待深於詩學者以講求其未盡之意云

關雎七音反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李曰關雎毛氏以為后妃之德齊魯韓皆以為周

九
衰所作如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已韓詩
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鄭康成注禮記
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如鄭如作此詩謂當思
先君獻公以待寡人柏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
不遇韓詩則以為衛宣姜自誓所作自孔子既沒
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其說所以
不一此則毛詩也然毛詩所傳亦非成於一人之
手至於前後相因襲綴緝而成其書觀此則毛鄭
可知矣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勤而無怨嫡
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
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載馳

之詩既以為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
傷不能救也又言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
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
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如魚麗之
詩既以為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芾以下治
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既以為文武之詩常棣之
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此
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詩之序多有
重複惟關雎為尤甚關雎說者以為大序竊嘗以
謂即關雎之序也其發首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下而正夫婦也不過言關雎之義爾既言關雎之

義併以學詩大意繫之於下然關雎之序其文太多重複亦非一人所作既曰風之始也又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則知其說一風字其多如此故學關雎者當隨文而觀之欲以前後相屬而通之則必膠泥而不通矣后妃太妣也關雎所以形容太妣之德謂之后者有君道故也天子之妃曰后太妣但為西伯夫人耳安得以后為稱謂之后者乃後人追稱之也亦如後世追稱文王為王也風之始也說者以謂后

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非也詩有四始也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關雎所以為風之始者所以風動天下欲正其夫婦之道也蓋以正夫婦之道乃治家之本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其家乃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所以治家者皆在於此故詩之雅頌惟用於朝廷宗廟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鄉人以至於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

飲酒禮曰鄉大夫賓興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關雎
 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
 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
 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以周南召南皆學者之所當留心苟為學者不
 先於周南召南則無由而入矣

黃曰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
 齊魯韓三家亦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歐陽公以
 為然予不敢疑經而信史從齊魯韓而去毛氏也
 三百篇之詩皆被於管弦而關雎之詩歌於鄉飲

酒之禮歌於燕禮或謂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
 於君子女史歌之意者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
 思關雎后妃之德時用此詩於歌詠節奏之間以
 諷其上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漢儒誤求夫子之意而疑關雎非文王之詩何其
 謬也詩曰關關雎鳩而名之曰關雎云者詩人之
 意不在於雎鳩而在於關關取其和鳴之意也后
 妃之德說者曰太姒也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不
 當稱后妃或者曰追稱也然關雎之后妃為太姒
 則鵲巢之夫人當為何人陳少南云言后妃之德
 宜如關雎此說為當予嘗推廣之曰序不言美后

妃而曰后妃之德以見后妃之德如此而古人有
 行之者文王是也二南言文王之化而關雎首后
 妃之德此如思齊言太任太姒之德而曰文王所
 以聖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是以古人欲
 治其國先齊其家此正始之道而王化之基故曰
 風之始也或者謂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雅之始
 清廟為頌之始其說膚淺非作序者之意下文云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所以云者以其風化之
 始故天下之匹夫匹婦皆被其風化而各得其正
 也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不必以鄉飲酒禮為證蓋
 卿大夫與諸侯之合樂此特一端耳而何足以盡

之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之
 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感發是詩
 而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
 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春風和氣及物則生
 不可以小大計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然
 則既曰后妃之德矣鄉人邦國可得而用之乎曰
 后妃之車服則鄉人邦國不可得而僭用若后妃
 之德則用之有何不可噫文王以太姒之德而為
 王化之基淑女之功豈小補哉昔堯欲以天下授
 舜而曰我其試哉觀厥刑于二女夫以天下與人
 而特試其刑于二女此天下之至難而風化所自

始也關雎所以爲三百篇之首者其以此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李曰風風也教也此則言風之一字也風風也當
如徐氏讀以爲諷字風字有兩訓一則訓諷一則
訓教其所以訓諷者則以下之於上有所諷諭以
警勸之所謂下以風刺上是也其所以訓教者則
以上之於下有所開道守而教化之所謂上以風化
下是也正風之詩則謂之教變風之詩則謂之諷
欲知正風變風之殊惟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則
可以見其大槩矣

黃曰此一段當在論詩之後今且循其舊文而釋
之先儒解此一段皆未盡其意或云風猶天之風
而教則君之教此諸家之說皆然也然本文但云
風也教也何嘗有天與君之別哉一以爲譬辭一
以爲實辭古人之意本混然而固離之何也或曰
風字當如徐氏讀曰諷以爲下之於上則有諷諭
之意上之於下則有教導之意此迂仲之說也然
上以風化下則曰風而不曰教何也竊嘗謂古人
之意以爲國風之詩其本繫於一人而其化被於
一國自其本於一人言之則謂之風自其及於一
國言之則謂之教豈不簡且直哉如聞伯夷下惠
之風者莫不興起此風以動之之意孟子所謂君

四百廿一
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教以化之之意也先儒謂動之則開悟其善心而已化之則明其教令而爲之勸率其事加詳夫所謂化者感之於心術之微而變之於形迹之外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若曰其事加詳則不足以爲化矣予請爲之例曰聞二南之風者感動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天下之理然也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李曰

自詩者志之所之以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則又論詩之所由作也其文反覆更相訓釋詩者志之所之者以其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也自情動於中以下則又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之義喜怒哀樂之情發於中而形之於言言之未足故見於咨嗟歎息之聲咨嗟歎息未足以盡其情遂長言以歌之詩自此而作焉如所謂猗歟那歟猗嗟昌兮之類皆是永歌之也永歌未足以盡其情於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有舞焉凡此出於人心之所誠然故先王因詩以作樂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道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志也

黃曰此則總論詩之所由作也先儒謂此一段其文反覆更相訓釋既曰志又曰心又曰情何其不一也予嘗味此一段其言近其旨遠決非章句之學所能到而謂漢儒為之豈其然乎繫辭論易其辭反復不已凡此者皆深原其所以然以惠後學者也故自詩而論志自志而論心此汭流尋源之論而使學者知詩之所自始自情而論言自言而極於不知所以言此遡流達源之論而使學者知詩之所終極是故寂然不動謂之心心之所主者謂之志志之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虞書所

謂詩言志猶此所謂志之所之也曰歌永言猶此所謂言之不足而嗟歎之嗟歎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極而至於八音之諧神人之和百獸之舞而又烏可得而盡其妙夫志有所喜則歌詠喜美之所由興志有所惡則箴規怨刺之所由作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情喜則其辭美其情怒則其辭直其情哀則其辭切而深其情樂則其辭易以和故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有所不能已則言有所不能盡推而極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此孟子所謂樂則生則烏可已也竊嘗誦詩而忽有悟於言意之外且不覺其嗟歎永歌手舞足蹈況

作詩者乎樂記之言與此序合意者吾聖人之遺言而學者所記錄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李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自此以下至於其民困則又論聲音之道與政通也情之所發見於言語之間而有清濁小大合乎宮商角徵羽之聲則謂之五聲五聲所感相應成文以見於金石絲竹匏革土木則謂之八音所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惟五聲八音皆本於人情故國之安危政之醇疵皆可求之於聲音之間樂記曰樂者

音之所由作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苟發於聲必知心之所由然既知心之所由然則可知政之所由然也故聞其音之安以樂則知其政事之和是謂治世之音聞其音之怨以怒則知其政事之乖是謂亂世之音聞其音之哀以思則知其民之困是謂亡國之音蓋金石絲竹匏革土木其器同也其器雖同其情必異或安以樂或怨以怒或哀以思又見於金石絲竹匏革土木

之外皆不能逃乎審音者之所知也季札請觀周樂觀國之治亂如親見之則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惟知其聲音之道可以見其政事之治亂也而詩者乃所以播於聲音者也

黃曰此言詩之用於樂者如此其不可誣也五聲八音皆斯民真情之所寓而斯民喜怒哀樂之情亦可於聲音見之審聲則知音審音則知樂審樂則知政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曰聲曰音相近而異名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情之所發見於歌詠之間其清濁小大合於宮商角徵羽之應則謂之五聲五聲所感相應成文而可被於金石絲竹匏革土

木則謂之八音聲音不可以偽為而皆本於真情之所寓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見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以至列國之風皆如親見此非即聲音而知之亦即其情而知之也惟其以情而發則亦以情而應則國之治亂政之和乖皆可於此而卜之故**虞書**亦曰五聲八音在治忽此推本之論也**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作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

諧慢易敬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夫民之所感
在心而皆可於聲音之間見之故聞其音之哀以
樂而知其政和聞其音之怨以怒而知其政乖聞
其音之哀以思而知其民困蓋至治之世民情和
悅如在春風和氣中豈其音之安以樂也其情之
安以樂也如頌聲作於什一之時是也將亂之世
飢者勿食勞者弗息而不能無怨憤之情非其音
之怨以怒也其情之怨以怒也如鄭衛之音是也
國之將亡不可復救則亦閔之而已傷之而已懷
其舊俗而已非其音之哀以思其情之哀以思也
如桑間濮上之音是也亡國則無政止曰其民困

此一段與樂記之說少類豈非聖人之遺言乎先
儒謂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樂之至也此謂治世之音土國城漕我
獨南行怨之深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
此謂亂世之音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至也適
彼樂國適彼樂郊思之篤也此之謂亡國之音是
固然矣亦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不
達其聲音則如大田楚茨之詩瞻彼洛矣之詩不
言周政之衰而言宣王之盛是亦可謂之治世之
音乎即其音而審之溯其情而觀之則其喜怒哀
樂之異情擘緩粗厲之殊音有不可得而並者此

亦學詩者之法也三百篇之義皆當以是求之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李曰詩者雖有三百篇之多而喜怒哀樂之情皆本於至誠惟其至誠故可以知政事之得失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矣鍾子期半夜聞擊磬之悲子期使人問之子何擊磬之悲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生臣之母生而為公家隸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昨往於市見之欲贖焉而無財故其聲悲子期曰聲之悲在心也非在於手也非在於木與石也心之悲擊於手而木石

應之以至誠故也惟其心之至誠故見於聲音無不應見於政事無不應推此以動天地感鬼神亦無所不宜者矣天地鬼神以誠可動謂之天地又謂之鬼神者蓋天地者鬼神之正體鬼神者天地之妙用莫近於詩王氏以為言也聲也以文為主則非其至故其動天地感鬼神者為近而已此說不善觀公羊氏論春秋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乎春秋何休注云莫近者猶言莫過乎春秋也則知所謂莫近於詩者謂莫過乎詩也非如王氏所謂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此又論二南之義即上文所謂先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蓋先王以是

二南之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使天下之人盡知夫婦之道無不得其正是所謂經夫婦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欲治天下者必自夫婦始是以既經夫婦則孝敬自此而成人倫自此而厚也惟孝敬既成人倫既厚則天下達道其盡之矣已正而物自正推之以美教化而教化自美推之以移風俗而風俗自移此文王之德則見於閨門之間而其美化所以及於江漢之遠也蓋周南召南之風播於聲詩

則推之可以美教化移風俗及後世所謂樂者皆鄭衛桑濮之音所謂詩者皆美麗淫侈之辭傷風敗俗則有之矣豈能美教化移風俗如周家忠厚乎周先生有言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行古禮不變今樂欲世之治難矣哉

黃曰學者讀此一段當知所謂詩者果言辭歌詠而已乎果聲音笑貌而已乎得失至難正也天地至難動也鬼神至難感也而惟此詩能之深味此理乃知學者不可言語文字求當自思無邪一言而入之也先儒謂正得失者用此詩於諷刺之間

四百七
動天地者用此詩於郊祀之際感鬼神者用此詩
於宗廟之中予以爲此一端耳非諷刺郊祀宗廟
之時則不足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乎止言詩
者不足以知乎人爲之心志聲音本於民之真情
苟知之則知詩之爲詩不可以僞爲而出於至誠
之所發見精神之所運用也至誠之所感精神之
所動則善惡之勸戒幽明之感通皆此理而已人
惟有私心而思流於邪也則言不足以動人行不
足以格幽今觀詩之美刺非出於愛惡之私則得
失不難正矣言行所以動天地則天地不難動矣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鬼神不難感矣此思無邪

之效也故曰莫近於詩王氏以爲聲音者以文爲
主而非其至故特曰近而已此不知詩之理者也
先儒舉公羊爲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何休注云
莫過於春秋則知所謂莫近於詩者莫過於詩也
此說固當已然亦未免於費辭竊以爲人民天地
鬼神皆同此心則同此理以理求理夫何遠之有
先王知此理之不遠於人心人心之所同然故用
之以經夫婦以無邪之理而正之也以是推之則
孝敬之所以成人倫之所以厚教化之所以美風
俗之所以移皆此理之所用也簫韶奏而鳳皇儀
南風歌而天下治聲音之不可誣也如此關雎之

詩始於風天下而正夫婦推而極於游女無犯禮之思免置有恭敬之容公子有信厚之心汝墳有愛君之意卒於易商之惡俗為成周之美化如騶虞所謂關雎之化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者此詩之極致也詳味七章益信大序之文有孔子之遺言不然漢儒章句之學何足以知此理之妙哉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李曰故詩有六義焉詩之序惟其出於諸儒之所纂集而成非出於一人之手故不惟言語前後重

復不相連屬而又往往掇取傳記之文雜於其中如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以至於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記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厚矣則見於戴記之緇衣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而禦狄于境久而不召眾散而歸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

邶為首則見於國語惟其文之混雜殺亂不出於一人之作而雜出於傳記之文則諸儒之說以詩之序或指以為子夏所作指以為孔子所作皆非也惟以為漢之世為毛詩學者前後相繼有所附益而增加之而足成其書則得之矣故後之觀詩序者不當以其文之相連屬而求之非如他經之文曰故曰至於曰是以曰然則皆是連上文之辭至於詩序之文不當如是也上文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不過言二南之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下文繼之以故詩有六義焉則又言詩三百篇有此六體又自為一

段不與上文相接不可以故字連屬而為之說若必求其故字而為之說則必穿鑿而不通矣下文言至於是以然則之類皆當如是也周官太師所掌謂之六詩此詩序謂之六義蓋以其三百篇之中有此六體不同風也雅也頌也古今相法以為歌詩之名至於比也興也賦也則雖有三者之目不以為名惟此三者不以為名故詩之所以為體也兼此三體故比興賦皆在於風雅頌之中不可以別而言之也雖然其名則然矣其體則同所謂風雅頌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也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也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

四
大雅也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也程氏曰詩
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二者風
之為言使有感動之意雅者正言其事頌者稱美
之詞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有一國之政事者然
後謂之風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
所謂諷諭之言者皆可謂之風也如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正言天
下之事者然後謂之雅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
百篇之中有所謂正言其事者皆可謂之雅也如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是
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形容天子之盛德然

後謂之頌自其體而言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
稱頌聖人之盛德皆可謂之頌如于嗟麟兮于嗟
乎騶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
篇之中故學詩者不當泥四始之辨故必求之六
義也賦者鋪陳其事程氏曰如東宮之妹邢侯之
姨之類是也若夫比興則說者不同孔氏曰比者
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見今之
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諭勸之其說未通東坡則
謂之比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取其摯而有別
興者言其時之已去故後人不可以求得其說如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然其說未甚明白惟鄭司農

以為比者比方於物諸言比者皆比類也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此說為得之程氏以為比者直比之而已如螭首蛾眉齒如瓠犀而已興者感發之意王氏則以為以其所類而比之之謂比以其感發而況之之謂興二說者皆本於鄭司農之說而此二說更為明白焉惟詩之為體有此六者之不同故學詩者能求六詩之體又以思無邪之一句會其旨趣則可與言詩者矣若下以風刺上上以風化下此一段不可連上文言之孔氏云在上人君用此六義以風動教化在下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諷諭譏刺君上則是以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繼六義為言也且又於六義之下而解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其說之不通一至於此學者之於詩序苟不渙散而求之則於此數說皆可廢矣

黃曰此又言詩之體如此也風雅頌國史之舊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已有是三者之名當是時孔子猶少也及孔子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詩為三百篇而賦比興之義始發明於後世其微言篤論蓋有自來矣然賦比興特風雅頌之一端耳均謂之六義而合賦比興於風雅頌之中則不幾於亂四始也乎曰是所以使學

者思而得之也詩有風雅頌而風雅頌之中有賦
 比興此微意也程氏言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
 備者有得其一二者而适仲之說亦然謂凡有感
 動之意者皆可謂之風而不必以國風為風凡正
 陳其事者皆可謂之雅而不必以大小雅為雅凡
 有稱美之辭者皆可謂之頌而不必以三頌為頌
 信如此說則六義亂矣夫有感動之意者可以為
 興不可以為風正陳其事者可以為賦而不可以
 為雅稱美之辭則或賦或比當觀其辭意之所之
 而不可以為頌頌者告神之樂章也大序之論風
 雅頌已詳且明惟賦比興則說者不一孔氏謂比

者見今之矢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見今
 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之如此則是興專於
 美而比專於譏刺也其說不通矣鄭司農以為比
 者比方於物則言比者比類也興者託事於物則
 興者起也東坡伊川皆本是說然皆未甚明白竊
 嘗推廣之曰賦者直陳其事之謂也比者託物而
 喻之謂也興者因物而感之謂也受命作周之詩
 其事確東宮之妹之句其辭實此之謂賦如柔荑
 瓠犀以喻莊姜之美如山阜如岡陵以喻福祿之
 多此之謂比如雨之濛矣行者之心淒然以悲鸛
 其鳴矣居者之懷慨然以歎此之謂興以是三者

而會風雅頌之旨在學者自求之鄭氏謂七月之詩具風雅頌之三體分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夫一章之中半為雅半為頌尚何足為詩之體乎鄭氏徒見周禮籥章氏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而為之附會耳抑嘗論之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寂然不動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乎太極則六爻一爻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義耳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李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此亦論風之義也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如風之偃草然也至於變風則指陳其人君之過失人臣諷刺其上使之改過亦名謂之風風之為名有此兩者不同不可以一槩論故正風變風之作皆名為風也主文而譎諫此則又繼其下刺上之意詩之作也雖主於詩之成文然亦託此以諫其君故其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言之者所以無罪惟其言之者微諷其上欲其上之改過故聞之者足以戒故亦謂之風蓋如風之鼓舞搖蕩萬物皆不自

知其所以然此所以謂之風也觀此序所言正風變風皆名為風者良有以也

黃曰此一段申言國風之義也風者取其有風動之意其所以入人甚微也上以此化下則亦不直施其所以化下以此刺上則亦不直言其所以刺旁譬言曲喻而使人為之感動故又申言之曰主文而譎諫文雖主於此而意實寓於彼如文在於菴丘而意實在責衛伯文在於葛藟而意實在於刺平王故曰主文而譎諫譎而不正謂不直其辭以正之也不直言其惡而微諫之故言之者無罪雖不直言其過而自愧於其心故聞之者足以戒此

風之所以為風而有感發之理也後世所謂諷諫者蓋得此一體耳或曰主文而譎諫者謂正風也若變風則有詆訐其君上者予曰不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豈容有怨怒之辭而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至於起敬起愛而不能自己安可拂然而直刺之乎故臣不過於君則有不忍去不敢怨之辭如柏舟之不能奮飛考槃之永矢弗諼之類存君臣之分也子不得親於父必有諱惡自咎之心如小弁之君子信讒凱風之我無令人之類全父子之道也主文譎諫之類當求於此若雄雉碩鼠等詩少南已辨之矣故不復

論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李曰至於王道衰此言變風雅所由作也曰至於曰是以若以為連上文之辭則上文當論正風正雅則下文方曰王道衰矣今上文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則是既言變風矣又繼之以至於王道衰則其義不相連屬故此一段亦非連上文而言也文武成康之道既衰加之幽厲之暴亂平桓之孱微禮義廢於一人之身政

教遂失天子不能統諸侯之國故國自為政為諸侯者亦無以統御卿大夫之家故家自為俗聲詩之作既無有文武成康之詩矣此變風變雅所由作也變風自邶鄘以下之詩是也變雅幽厲之詩是也文武之詩既已不作而為變風變雅故變風所言者如曹之奢魏之褊晉之儉衛之淫皆隨其國之風俗未嘗相同此政之所以亂也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此又言其變風之作也國史者作詩之人也變風之作或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而總謂之國史者蓋指其大槩也國史明乎文武成康之世其得之迹如此幽厲之世其失之迹如此傷

乎禮義之失故至於人倫之廢哀夫政教之失故
至於刑政之苛情發於中而形於言故嗟歎之嗟
歎之不足故吟詠其情性之所欲言者以為聲詩
主文譎諫以風其上原其大意達當時天下之事
變而閔幽厲之失而懷成康之故俗也

黃曰此言變風變雅之所由作也夫道者所由適
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道盛則禮樂興禮
樂興則政化美當是之時代道德以同風俗而雅
頌之聲作今王道既衰則其本已先撥矣本既撥
則枝葉從之禮義廢而不行政教失其所措上無
道揆下無法守天子不能統諸侯之國而國自為

政諸侯不能統卿大夫之家而家自為俗則人情
傷今思古而變風變雅之所由作也周自文王關
雎之化積而至於天保采薇之治於是乎有小雅
自其經營內外之治積而至於受命尊祖之詩於
是乎有大雅此風雅之正也自懿王受譖夷王失
禮而周道始衰於是邶風變而柏舟作齊風變而
雞鳴作此國風之始變也極而至於厲王之時而
雅已變矣雖然王道雖微而先王之所以澤民者
未泯而民情之所以愛君者猶在也變風變雅之
作猶有望其改過遷善之意以見其不忍忘君之
心國史採詩於民而播之歌詠其愛君之意厚矣

國史止是掌文籍之官非國之能文者一時能文之士何足以明其得失之迹哉惟國史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見今之時非昔之時今之政非昔之政向也人倫之厚今也人倫之廢則為之感傷向也政教之美而今也政教之苛則為之哀歎於是吟詠情性以風喻其上吟哦其聲曰吟發之於吟而長言之曰詠雖王道之既衰而國史採詩之時猶以先王盛時之事感發其君此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也至於頃王之時陳靈瀆亂之事則天理亡矣不可以復望矣雖變風亦不復作也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李曰故變風發乎情惟其達於事變懷其舊俗故雖以風刺其上而止乎禮義禮義著見於人君之教化故正風之作不復有變風矣惟其禮義不在乎朝廷而在乎作詩者情性之所言此變風所以作也天下之公義不在於其下而在於其上在於上則天下治在於下則天下亂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作詩之人周之為詩可知矣夫以國史作詩而其情乃止於禮義者蓋三百篇之中變風之詩或美或刺或怨或歎之不同而

皆止於禮義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以文武成康之詩謂之思無邪可也以幽厲之詩
宜其喜怒哀樂未必中節而乃亦謂之思無邪者
則以思止於禮義也發乎情者不能無思止乎禮
義則無邪矣夫以去先王之世猶且如此豈非先
王德澤在人者未泯邪以至於王澤既竭而詩不
作人之情性不同無復止於禮義此詩亡然後春
秋作也

黃曰此言王道雖衰而王澤未竭禮義雖廢而民
猶知止乎禮義蟋蟀閔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
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曰

永矢弗諼蓋有畎畝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
難之詩也而曰苟無飢渴蓋有臨難無苟免之意
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載馳之夫人思歸而
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知發而
不知止則蕩而不中節矣有性故有情故曰發乎
情民之性也王澤未泯則禮義未亡故曰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三百篇之詩皆發乎情皆止乎禮
義而獨於變風言之何也憂思極矣而形於歌詠
者情性之真也禮義廢矣而知止乎禮義者王澤
之厚也故觀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
風觀之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李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孔氏以為承上生下之辭彼見其是以二字遂以為承上生下之辭然觀上言風雅之別矣於此又言風雅之別者是亦可以為承上生下之辭詩序不相連屬多矣雖此連屬亦不可以為定論也風與雅所以論興亡治亂之迹其正與變則論二者之別風則言一國之事雅則言天下之事孔氏曰一國之事繫此

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以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之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遂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以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孔氏以廣狹二字形容風雅誠得之矣然其謂作詩遂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此則非也所謂一人者為諸侯而言之也天下者天子風化之本也一國者諸侯風化之本也風者諸侯之事則一國者亦諸侯耳詩人作是詩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者如二南本於文

王之風化其所言者不過周南召南而不及天下之廣詩之二南但為國風邶鄘以下皆言一國之事不及天下之廣故以國風名之也雅者言天下之政事本於天子風化形容四方之遠故謂之雅蓋以諸侯之風繫於風可也天子之事其所及者遠豈可以風名之乎故易其名謂之雅也文王之所以得幽厲之所以失繫於天下故皆以雅名之此風雅之別也歐陽文忠公曰詩有一國而作焉有天下而作焉蓋謂此也雅者正也自此則又論雅之所以為名也上文言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既論夫風之名矣故於此又論風雅之名焉雅之所以為名者以雅字訓正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雅為名以其正故也故雅之所言自武王宣王之詩此王政所由興也幽厲之詩此王政所由廢也或興或廢不同而皆在於雅之中則其為詩得乎正故爾若夫國風之言一國之事則其為詩不得乎正矣惟天子之詩然後謂之雅然其體亦有小大之不同其體之有小大之不同者則以其政之小大故以其政之大者則載之大雅政之小者則載之小雅焉大雅小雅之別說者不同孔氏

云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宴錫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商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孔氏以為大小雅之別然觀菁莪之詩樂育人材之詩棫樸之詩能官人材之詩此豈有大小之別乎菁莪則見於小雅之詩棫樸則見於大雅之詩如六月采芑與夫常武江漢之詩均為宣王征伐之詩也此豈有大小之別乎六月之詩則載於小雅常武江漢則載於大雅其說不通如此惟其說之不通

是以王氏又從而為之說曰幽王之詩有其惡大則列於小雅宣王之詩有其善小則列於大雅蓋幽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也宣王之善小其大者如此而已又作詩者意各有所主若蓼蕭言澤及四海而意之所主者但止燕諸侯爾凡此之類皆其言及於大而意之所主者小也大明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而意之所主者乃在於天命武王凡此之類皆其言及於小而意之所主者大也蘇氏又云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

而在小雅行葦言宴兄弟養老靈臺言麋鹿魚鼈
 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
 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事而道德之存亡
 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二公之言亦皆推本
 先儒之說惟其說之不通故又為一說以通之其
 說穿鑿附會非合於自然之體如太史公序曰大
 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言小已之得失
 而其流及於上此其說若小異然大雅之詩豈是
 皆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乎小雅豈是皆言小
 已之得失而流及其上乎故鄭漁仲之說以為雅
 之有小大者音之有別耳漁仲之說亦是本於先

儒之說孔氏又云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
 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
 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其變雅之美刺皆
 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有小大也夫以正
 雅變雅之不同亦皆本於政事如何耳若以為正
 雅言政之所由廢興則變雅者亦聲詩耳豈有正
 雅則論其政變雅則論其音乎故漁仲以為正雅
 變雅皆論其音然詩之作也皆有其體然後見其
 音未有無其體而有其音也故嘗有為大雅小雅
 者諸儒之說不通難於折衷小雅則主一事而言
 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宴嘉賓四牡之

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其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此小大之別如此而已未必為至當之論姑存之以待深於詩者而論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上既言風雅之名至此又論頌之所以為名也所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之為字其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寫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則知頌字訓容也盛德如此遂以其詩播於宗廟而告於神明者也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以其詩施之宗廟

爾如清廟之詩祀文王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執競之詩祀武王邠之祀成湯烈祖之祀中宗玄鳥之祀高宗是皆施之於鬼神爾故陳少南以謂頌者施之於鬼神後世乃用之於人君如王褒之頌漢元結之頌唐如此之類其失甚多此說其善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上既言風也雅也頌也其義可謂詳矣至此又總而結之謂之四始詩之至也鄭氏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程氏云詩之別有四有是四始王氏以為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此說未必然也上文既言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則是舉其四始之一事可以見

其餘矣關雎者風之始也自關雎以下皆風焉鹿
 鳴者小雅之始也自鹿鳴以下皆小雅焉文王者
 大雅之始也自文王以下皆大雅焉清廟者頌之
 始也自清廟以下皆頌焉關雎而下皆謂之風又
 始之於鹿鳴鹿鳴而下皆謂之小雅而又始於文
 王文王而下皆謂之大雅而又始之於清廟是四
 始以下皆詩之至也言極其至則無以復加矣孟
 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無詩也以其為詩不
 如風雅頌之為至雖曰有詩與無詩同自漢以來
 詩人間出如蘇李之於漢曹劉之於三國鮑謝之
 於江左李杜之於唐皆擅一代之名而其為詩皆

無出於三百篇之右蓋以三百篇之詩各極其至
 故後之有作者不可復加矣邵康節先生有言曰
 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愚嘗以此二
 句深得易詩之旨學易者不知畫前之元有易不
 足以言易學詩者不知刪後之無詩不足與言詩
 也

黃曰此辯風雅頌之所以異也孔氏謂繫一人之
 本為繫於作詩之人其說大謬先儒已辯之詳矣
 夫事有繫於一國之利害而本於一人之躬行則
 謂之風如文王關雎之化行則在位皆節儉正直
 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則衛人化於上淫於新昏

齊哀公好田獵則國人化之以田獵馳逐為賢且好此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然是特一國之風耳二南之風不能以及商畿齊衛之風不能以及曹衛至於雅則繫天下之利害而合四方之風俗如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此其所繫者大而所及者遠也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風者風土之音而雅者天下之正聲故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風及一國而雅及天下風言諸侯而雅言王政此風雅之所以異歟既論風雅之異而又論雅有大小之別故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大雅之

仲恒

辯先儒之說頗多蘇氏謂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然常棣伐木之詩非不關於道德而載於小雅命召虎平淮夷特一事耳而載於大雅則其說不通李适仲則謂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泛言天下之事然小雅之中亦有不專主一事者如天保魚麗之詩皆備數詩之意其可以一事盡之乎大雅之中豈盡泛言天下之事而無專主一事者乎鄭漁仲謂雅之有小大由其音之有小大夫音固有小大也然專以音求之則是音有小大而非政有小大也陳少南謂小雅皆經營內外之政而大雅稱述已成之功其說當而未詳

通志堂

竊嘗申明之曰有國風而後有小雅有小雅而後有大雅小雅者二南風化之積也大雅者小雅政事之成也如小雅言文武治內外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作周復受天命小雅言成王興賢育材之事至大雅則言其受命福祿尊祖配天小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至大雅則言褒賞申伯周室中興推而至於變雅亦然小雅之刺幽王特曰刺之而已至大雅則曰傷周室大壞也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小大之辯豈不明哉如李之說則又曰菁莪棫樸俱人材一事爾六月常武均征伐之詩爾豈有小大之別予以菁莪之育材棫樸之能官養之

而後用之也六月之征伐常武之常德用之而後偃之也其小大之辯益又可見矣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作頌之本意也古之聖人盛德而不居成功必有以告天地告祖宗曰此天地之休祖宗之靈也予小子何力之有於是作為樂章以歌於郊祀宗廟而名之曰頌苟有其德而功未成不敢以作頌也有其功而德不足亦不敢以作頌也然魯人作頌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豈告神明之意乎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也豈盛德成功之事乎然則聖人曷為而取之以存魯所以存周

也周頌不作久矣魯周公之後也而有僖公之賢
 聖人固幸而進之也嘗觀唐天寶四年元結頌中
 興曰自昔帝王則曰盛德大業而言今之歌頌大
 業者其誰宜為夫言古之帝王則曰盛德大業而
 言今之歌頌者則止曰大業而削去盛德二字蓋
 有深意吾是以知頌之不可苟作也夫如是而為
 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諄諄而明辯之者所以示
 學者入詩之門也故曰是謂四始苟於此四者而
 得其從入焉則詩之所以為詩者亦豈能以外是
 乎詩之所自始與其所極至皆不外此在學者意
 悟耳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李曰序自關雎而作故其說關雎為最詳其始曰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其末又言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則其論
 關雎可謂詳矣疑此序乃關雎之序非三百篇之
 大序既言關雎則周南召南又不可以不辨故言
 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蓋以周南召南雖因文王風化之所及也然其名有周南召南之別者故從而辨之言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所以為周南諸侯之風繫之召公所以為召南自關雎至於麟趾凡十篇其所言者皆王者之風故曰言化自北而南也自鵲巢至於騶虞凡十四篇其所言者諸侯之風故曰先王之所以教說者徒見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遂有淺深之辨如孔氏則以為王者必聖人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諸侯必賢人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王氏之說亦如此惟龜山破其說以儀禮大合樂為歌周南召南儀禮之

作正在周公之世則分二南已在周公之時當是周公以聖人自居乃以賢人待召公周公豈肯為之乎其說可謂當矣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也適會周召分陝故以其詩繫之其說誠可謂得其旨然不如陳少南之說為詳言周召為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以東周公主之自岐以西召公主之然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為周公所治之國其詩實王者之風也岐西之地召公主之故為召公專主諸侯之國其詩為諸侯之風也南言化自北而南者此主文王之化而言之也文王治岐岐居西北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文

王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
北爲上由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蓋江漢汝墳爲
岐東之地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周公
爲伯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周南江沱爲岐西
之地當時岐西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爲伯
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召南此說誠是禮記樂
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蓋周召之分
陝在武王旣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
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
詩則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則謂之

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
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
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
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非太王王季也以傳
記而考之皆謂周召分陝之東西而少南乃爲分
岐之東西不知少南何所據而言分陝以東如江
漢汝墳即陝之東也分陝以西如江沱即陝之西
也故其詩有周南召南之辨凡此二十五詩者皆
文王所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也蓋學者必自
詩而入焉學詩者必自二南而入焉故孔子於伯
魚告之曰不學詩無以言爲學者必先從事於此

既而又告之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是古之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之以風次之以雅次之以頌風者詩之最先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此其所以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蓋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而召南則為王化之基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詩之首於二南如易之首於乾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學易者必自乾坤而入也是以三百篇之中必首於二南六十

四卦首於乾坤其體一也學者知乾坤為易之門則於易思過半矣苟知二南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則於詩思過半矣

黃曰古之說詩者皆傳訛承舛深失詩人之意未有為之釐正者其說曰文王以二南之地分賜二公而為之采邑故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也鵲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則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北為上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說吾不知文王所以分地

於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邪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邪文王處君臣之難而有事君之小心內文明而外柔順未嘗萌畔援歆羨之欲也而肯爲是舉乎且當是時紂雖不道猶天子也文王雖聖人猶諸侯也文王居羨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以與人哉或者又以爲文王受命稱王於是乎分陝此不知文王者也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

少南 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反自謂天下既一則分陝於二公何其自戾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謂文王已有二

分之天下其未屬者冀青兗三州耳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樂記論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而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分陝當在武王之時無疑也且召南何彼襮矣乃武王時詩不必專以文王爲言也然亦繫之國風者以爲下嫁諸侯特諸侯之事爾而此詩之作乃召公之意也按禹貢二南皆屬雍州岐山之陽故曰荆岐既旅則詩亦言太王居岐之陽文王治

岐居西北意者當是時文王之化自岐周而被於
江漢之域故曰自北而南及武王既定天下巡行
邦國採詩以觀民風得周南之詩以關雎爲首而
以麟趾繫其應得召南之詩以鵲巢爲首而以騶
虞繫其應關雎麟趾文王之風化如此也故曰王
者之風鵲巢騶虞諸侯之被文王之化者如此也
故曰諸侯之風而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止是
文王不必以爲大王王季也周太師編詩之時以
爲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之二南之風繫之文王
則不可以風繫也文王無所繫適時二公分陝而
因以二南繫之焉予謂分陝之事當在武王得天

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繫云
者以此附之於二公而已先儒又謂二南之化有
淺深之辨則爲之說曰周公聖人其化深召公賢
人其化淺不知二南皆文王之化而特附之二公
豈容有聖賢之辨不然則周南召南何以皆爲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也道無始不行化無基不立治
國平天下之道皆自齊家始故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豈非王化之基者正此歟大序之論二
南既分而論之復合而論之分而論之者論其詩
合而論之者論其所以詩學者觀而不悟謂之正
牆面而立宜矣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李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諸家多以為眾妾言后
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伊川龜山皆以為不然若
以淑女為眾妾則豈可以眾妾而配君子乎則知
所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蓋指作詩者而言
之也言關雎之作者樂得后妃以配文王淑女指
后妃君子指文王也其所以樂得者則以后妃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也后妃之心惟憂在於進賢者
以共助內治非以色取寵於上故作是詩者哀念
后妃之幽閒乃能思賢才以助內治而無傷害善

良之心焉此關雎之義所以取之也哀窈窕乃詩
人哀之也樂得淑女乃詩人樂之也然此乃因孔
子論語而為之說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則易至於淫哀則易至於傷惟其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然後為哀樂之得中也作詩序者達夫子
之言如此遂以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以樂得淑女言不淫也哀窈窕言不傷也觀其
意與夫子之言異此則作序者之言為可疑也
黃曰諸家多以關雎為后妃以淑女為眾嬪御之
賢者謂太如無嫉妬之行樂於得賢女以配文王

此大不然夫太妣既配文王矣而又曰太妣求淑女以爲文王配豈可以衆妾配君子乎且周人但以關雎之詩形容后妃初不指后妃而謂之關雎也伊川龜山嘗辨之矣而其言未詳夫此章蓋推詩人作關雎之意義如此謂關雎之詩所以歌詠不已者以其樂於得淑女如太妣之賢以配文王也樂得淑女憂在進賢與夫哀窈窕皆詩人樂之憂之哀之也李迂仲既以樂與哀爲詩人之哀樂而復以憂爲后妃之憂此不惟於此一章之義不通而於孔子樂而不淫之句亦不通予竊以爲詩人未得淑女則欲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則又展轉

憂之求之既得則欲琴瑟友之以琴瑟友之爲未足則又欲以鐘鼓樂之其所以憂念而不已者以其賢也非以其色也憂之極而至於哀哀之深而至於思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故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關雎一詩之意義也夫文王之躬行自足以成二南之化而詩人必思得淑女以助內治者豈文王之化且有所不足乎天下之治未有不自齊家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文王之盛德然后妃在父母家則已有躬儉節用之美此詩人所以樂之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李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此是興也詩有比有興
比者直比而已興則有所感焉關關雎鳩以興后
妃之德也爾雅曰雎鳩王雎也郭璞曰鷓類也今
江東呼之爲鷓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徐公曰雎
鳩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移處則知雎鳩鷺
而有別在河之洲此言所居之所也關關言聲之
和也夫以鳩鷓之類其猛如此宜其不和也今也
雖爲儔偶更不移處既能有別矣又能關關然其

聲之和而以取譬后妃居深宮之中嚴毅而有別
得夫婦之正道又能肅肅雍雍以盡其和樂之美
此婦人之大德也故夫下文繼之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窈窕是幽閒也言此幽閒之淑女而能有
別矣又能和樂矣婦人之令德其盡之矣宜其爲
君子之好匹也文王之德如此后妃之德又如此
此所以爲好匹詩曰天作之合亦是言德之同也
詩人以關關雎鳩形容文王后妃之美辭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可謂善於取喻矣至於下四章則又
言后妃所以肅肅雍雍亦如雎鳩之和也荇菜陸
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

上根在水底與水淺深等按顏氏家訓曰今苜蓿菜
是水悉有黃花葉似蓴可用為祭祀之菹則知苜
蓿可以供祭祀也左右與佐佑商王之左右同言
將求此苜蓿以供祭祀必有左右為之助以求之
者流求也必得左右之人以求苜蓿故后妃寤寐
以求之寤覺也寐寢也或覺或寢未嘗不在於求
賢才以助內治所謂須臾不離也方其求之未得
也則思所以供祭祀之事者誰乎思之不得則悠
哉悠哉思之久矣則輾轉反側不能自安既輾轉
而又反側以見其憂之甚也方其憂之未得也則
輾轉反側其憂念如此之深及其既得也則其樂

四
名
世

毛詩小雅黃魚解卷一

平
候

為如何哉故下文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言得此
賢才以共採苜蓿則友之以琴瑟所以親之也友
之以琴瑟猶以為未足而又樂之以鐘鼓則其樂
無有已也苜蓿也與上文左右流之其意同觀此
下四章皆言采苜蓿以供祭祀其他言后妃能求
衆妾以助內治未嘗有嫉妬之心方其未得則輾
轉反側而未嘗少忘及其得之也則友之以琴瑟
樂之以鐘鼓非賢能如是乎惟其后妃之賢能如
此故衆妾皆得以進御於君此苜蓿之詩婦人所
以樂有子螽斯之詩子孫衆多也思齊之詩則百
斯男凡文王之所以聖者皆由太姒之力也嘗觀

詩經集解卷二

四
七

通志堂

漢明德皇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幸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若明德皇后可謂有后妃之遺風矣蓋婦人之事莫難於此惟其能無妬忌而下及於眾妾此其所以為賢也如成帝時趙飛燕極懷嫉妬凡有進幸者輒死後宮飲藥墮胎者無數卒之成帝無子皇嗣中絕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此則異乎關雎之義矣涎徒見反童謠見五行志

黃曰此詩凡五章古今諸說皆失其義予非敢以臆說而妄論先儒之失也誠以質諸吾心而不合

求於詩人之意而未安則不得不為之辨夫關關雎鳩取和之意而已在汀之洲取幽深之意而已先儒之說則曰雎鳩猛鷲而有別以見后妃之嚴毅不可犯也河洲取其遠離於水以見后妃之不淫於色也夫詩人之意取其和鳴學者以猛鷲求之其氣象大不侔不淫其色乃關雎之義不足以形容后妃之德也愚以為此一章正形容后妃有幽閒之德宜處深宮之中以助文王之內治而已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至其後四章又形容詩人求之之切而樂之至故又取荇菜以為之比先儒皆以為后妃勤於職采荇菜以供祭祀而眾妾

皆樂助之夫詩人方言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遂
 言左右之欲助淑女之采苕菜何其文顛倒之甚
 邪予以爲此一篇皆比也苕菜之潔可以爲祭祀
 之用故詩人復引之以爲比也凡觀詩人之辭因
 一物以起義者皆興辭也合二事以並用者皆比
 辭也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則復並而言之曰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以關雎之和鳴而比后妃之
 德也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則亦並而言之曰窈
 窕淑女寤寐求之此以荇菜之可以供祭祀者而
 比后妃之賢也詩人以爲淑女未得則承先祖供
 祭祀者誰乎參差荇菜而左右求之求之不已又

從而采之采之不已又從而擇之以苕菜之可以
 供祭祀而求之不可緩也詩人樂得淑女則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則寤寐思之以見其求之之切也
 始也求之不得則有輾轉反側之憂終也求之既
 得則有喜樂不忘之情曰琴瑟友之曰鐘鼓樂之
 以見其樂之之深也三百篇之詩大抵皆近於人
 情學者以情求詩則思過半矣嘗觀詩人之美是
 人不言其所以美之之事而特言詩人喜樂之情
 則其人之賢可知關雎之詩其所以樂得后妃者
 既如此則后妃之賢亦可想見也齊哀公荒淫怠
 慢而詩人作雞鳴以思賢妃而陳夙夜警言戒相成

之道知雞鳴思賢妃則知關雎樂得淑女之意

范震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李曰孔氏謂本者后妃之本性非也所謂本者但務本而已言后妃雖富貴猶且不忘本無事於浮末也后妃在父母之家諸家多以為未嫁之時若以為未嫁之時則其下文何以為歸安父母其文不相接孔氏以謂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禮無愆其中增以出嫁修而不改之文未必然也蓋父母家即所謂歸寧也張橫渠楊龜山

通志堂

皆以在父母家為歸寧之時言后妃之歸寧也志猶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能如是則可以歸安父母如未嫁之時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皆未足以為美惟其既為后妃矣而其所志者猶不忘於舊日然後可以為美蓋能如此則可以慰安父母之心而化天下以婦道不然驕奢淫佚雖曰歸寧不足以安父母而化天下以婦道也志在女功即二章所謂為絺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即詩中所謂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是也尊敬師傅即詩中所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是也歸安父

母即詩中所謂歸寧父母是也至於化天下以婦道而詩中獨無文何哉蓋作詩者推言后妃之本如此故因經以見事因事以生義夫以后妃之賢又能志在女功其勤如此天下之為婦人者豈有不勤乎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其儉如此天下之為人婦者豈有不儉乎尊敬師傅其禮如此則天下之為人婦者豈有不知禮乎以文王之行化於上而后妃又能治內以化乎下此以見內外之無不治也

黃曰后妃之本說者以為后妃本性之美如此李适仲以為務本非本性也然序特曰后妃之本而

已安知其為本性又安知其為務本哉陳少南謂本在父母家時此說為當李适仲謂在父母家若以為未嫁之時其下文何以為歸安父母其文不相接孔氏謂在父母家時本有此性嫁而不改适仲以為不然夫孔氏之說固羨辭而适仲之說亦未安蓋适仲祖龜山橫渠之說以為既嫁而歸寧之時猶不敢以富貴自驕而志猶在於躬儉節用尊敬師傅然序特言在父母家而未嘗言既嫁而歸父母家也适仲以為后妃歸寧之時志猶在於女功之事如此然詩是刈是穫為締為紵皆是實事豈有后妃歸寧之時而尚采葛以為締紵乎且

序言歸安父母而繼之以化天下以婦道若以為既嫁而歸父母之家則奚遽及此一句也夫婦人謂嫁曰歸方后妃在父母家之時躬女子之職行節儉之事敬師傅之禮故其歸文王也可以安父母之心而化天下以夫婦之道此詩人推本論之也關雎言后妃風化天下正夫婦故此詩言其所以能化天下以婦道者本其在父母家之時人惟能貧賤不移故富貴不淫人惟能於一家無愧故能於天下無愧序詩之意其以是歟

葛之覃兮施以鼓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

是獲

胡郭反

為締

恥知反

為給

去逆反

服之

無斃

音亦

言告師氏

言

告言

歸薄

污我

私薄

澣我

衣害

戶葛反

澣害

否歸

寧父母

李曰

葛者所以為締為給覃延也萋萋者言叢盛

也黃鳥者黃鸝也灌木者叢生之木也喈喈者聲

之和也鄭氏以葛之覃兮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

浸浸然日長大以維葉萋萋喻容色美盛以黃鳥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興女有嫁於君子之道

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夫以婦人

形體浸浸然日長大何足以為婦人之美乎歐陽

公嘗非之矣王氏又以黃鳥于飛以喻后妃集于

灌木以喻文王其說與鄭氏亦不甚相遠惟歐陽

公以為因時感事當葛之延蔓於谷中其在谷中

也則萋萋然茂盛此乃黃鳥飛集灌木其鳴喈喈

之時然以黃鳥于飛繼之以施于中谷之下皆是因

時感事也莫莫葛之成就也刈者取也獲者煮也

精者為絺粗者為給服之無斃者服之而無有厭

斃即序所謂躬儉節用也蓋以葛蔓之時而黃鳥

之鳴為后妃者因時感事記其舊日在家之時勤

於女功如此於是歸焉故張橫渠之詩曰葛蔓春

長谷鳥遷女心興念憶歸安是也言告師氏言者

與言歸于好之言同說者以為我亦不必然也師

者女師也古者不獨男有師傅女亦有師傅教之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此言在家有師傅如此襄公
 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宋至逮火而死事
見公羊以火災猶告於師傅今后妃歸寧父母亦必
 告於師氏歸者亦是歸寧諸家多以婦人以嫁曰
 歸非也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此則序所謂服澣濯
 之衣也薄者語辭也私燕衣也頗汚其私其用功
 則深澣濯其衣其用功則淺隨衣服之所宜者而
 用功之深用功之淺則私與衣之不同又有不澣
 者言何所當澣乎何所當否乎以見儉之中禮也
 惟其能如此則可以歸安父母觀此所言則知后

妃可謂賢矣

論曰東坡有言常食芻豢矣難與食粟常衣錦繡
 矣難與衣布既為大者則不屑屑而為小者處富
 貴而忘貧賤此人之常情也魯公父文伯之母自
 績紡其子曰以馱之母而猶績隋鄭善果之母自
 紡自績善果曰兒封侯開國至五品何苦為此以
 文伯善果之母居富貴而猶自績紡其子猶以為
 言況為后妃者當何如唐莊宗時劉皇后與宮中
 尚閹閱其父劉叟往見之皇后告莊宗曰妾父不
 幸死於亂兵此乃田舍翁遂不以其父為父而笞
 於宮門外劉氏如此況能志在女功乎況能躬儉

節用服澣濯之衣乎況能尊敬師傅乎以劉氏觀
之然後知太妣之爲賢也舜居深山之中飯糗茹
草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
果若固有之且舜處貧賤無異於處富貴處富貴
無異於處貧賤其心如此此舜之所以爲舜也舜
乃聖人也處富貴乃能如此后妃婦人耳而其爲
后妃之時無以異於在父母家之時此其所以爲
難也明德皇后身衣大練裙不加緣是亦有后妃
之風矣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惟恐不及既有關
雎之風矣及身衣大練裙不加緣又有葛覃之風
是則明德皇后生於三代之後風化旣衰猶且如

此誠可深嘉而屢歎也

黃曰此一詩皆興也倉庚鳴矣而爰求柔桑春日
遲遲而采蘩祁祁物情景態接乎其目因時感事
動乎其中是故鳴鴉者載績之候也鳴蜩者斂穫
之候也心之所念情之所感有不能自己者則身
處乎室家之中而志在於女功之事當葛之延蔓
於中谷其葉萋萋然而茂盛黃鳥集於叢木之上
其聲喈喈然而和鳴則時將夏矣古人詩云麥黃
椹熟栗留鳴栗留即黃鳥也灌木即叢木也此記
時之將夏也后妃當葛生延蔓之候而感黃鳥和
鳴之聲於是乎動其女功之念及其葉莫莫然而

成就於是乎躬刈獲之勤刈而取之獲而煮之精者以為絺粗者以為絺發乎至誠而非出乎勉強故能無厭斲之心其躬儉節用於此可見張橫渠詩曰葛蔓春長谷鳥遷女心興念憶歸安此則浸失詩人之旨矣唐人詩云葛葉萋萋黃鳥飛女心悲念欲為絺橫渠蓋祖此句然謂女心興念憶歸安則是以為后妃既嫁之後非葛覃之意也言告師氏與言歸于好之言同說者以言為我非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子亦有師傅教之婦言婦德婦容婦功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此在父母家時師傅也后妃尊敬師

傳歸文王而必告師氏其好禮之篤如此此豈勉強所能至哉薄汚我私薄澣我衣衣者衣服之總名私者燕私之常服也澣者洗濯之總名汚者濯之繁多者也薄助辭也汚其私澣其衣各有法也何者當澣何者當否亦各有法也竊於此四句不獨是后妃之節儉而亦見其衣服之微澣濯之事亦皆有法度而不可紊亂以此助人君之內治則其所言所行者皆天理也非私意也況歸於文王豈不足以安父母之心乎竊嘗論之霍后萌一驕侈之心而亡其宗族長孫皇后終身不敢過於用度而數世賴之則躬儉節用以歸安父母誠婦人

之所難也況處富貴之極者哉雖然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舜惟處貧賤故能處富貴太姒惟在家有躬儉節用之美故能為后妃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詩人形容太姒之德如此而推本其在家之時其旨深矣卷反春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李曰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彰天下之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臣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彰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蓋闡內之事后妃主之闡外之事天子主之故后妃之職惟在於求眾妾以助內治關雎之詩是也至於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此乃天子之職后妃特輔佐之而已此序言后妃之志則是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但有其志耳夫有進賢之志則無險詖私謁之心有險詖私謁之心則必無進賢之志是二者不可以兩立明矣唐明皇時楊妃得寵於內故在外用事者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徒肅宗之時張皇后用事故在外用事者則有李輔國程元振之徒是所謂有

險詖私謁之心則必無進賢之志也今后妃之為人內既有進賢之志則必無險詖私謁之心所謂險詖私謁者蓋婦人得寵則多挾寵以私薦其親戚如成湯以六事自責有曰女謁盛歟以成湯之聖猶恐女謁之盛行今后妃無險詖私謁之心則可謂賢矣

黃曰無攸遂在中饋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者人君之職也人君不能官人於列位知臣下之勞苦而使后妃為之思念不已則人君之志荒矣蓋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止是一句求賢審官非婦人之事但輔君子之求賢審官而

已故曰內有進賢之志
非后妃所當與但
 有其志也有進賢之心者無
 諛私謁之心志在於公則必能忘其私志在於國則必能忘其家此所以朝夕念至於憂勤也噫太姒婦人耳其所以存心者如此之大後世位大臣者不能輔君求賢為國遠慮而志在於附下罔上自植私恩者其視卷耳之詩當如何其愧汗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陟彼崔嵬祖四反我馬虺戶回反隤徒四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陟彼七餘反矣我馬瘠塗音矣我僕痡敷音矣云何

吁矣

李曰卷耳爾雅云苓耳叢生如盤頃筐韓詩以為
 歆筐毛氏云畚屬周行鄭氏謂周之列位按襄公
 十五年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侯
 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杜元凱
 曰周徧也則知所謂周行者但周徧於列位非商
 周之周也采采非一采也荀子曰卷耳易得也頃
 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鄭氏及王氏皆從
 其說以謂卷耳易得之菜頃筐易盈之器今也采
 采卷耳非一采而乃至於不盈者以其志在進賢
 不在於采卷耳也亦猶采綠之詩曰終朝采藍不

盈一檐終朝采綠不盈一掬謂其志在於怨曠而
 不在於采藍采綠也然以后妃之貴而乃至於采
 卷耳無乃儉不中禮乎如汾沮洳曰彼汾一曲言
 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以
 公族猶且不當如此而后妃乃至於采卷耳則是
 儉不中禮也故歐陽以為取喻非是親采卷耳言
 以卷耳之菜而采之難得亦如賢才之難得也后
 妃之志在於思得賢才以寘於列位以見后妃有
 進賢之志也王氏曰於懷人言我內之也於周行
 言彼外之也然觀下文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亦
 是以彼我為辭若王氏之說則我馬虺隤亦是內

之陟彼崔嵬亦是外之其說不通矣陟彼崔嵬我
馬虺隤此則言使臣之勤勞也土山戴石曰崔嵬
虺隤者馬有勞病之狀山脊曰岡玄黃者馬有病
黃之色石山或土曰硯瘠病也痛亦病也凡此皆
言使臣之勞也其言馬之玄黃其僕之病則使臣
之勞可知矣如出車詩曰僕夫況瘁則將帥之勞
可知矣王氏則以陟彼崔嵬我馬虺隤為取喻非
也上言使臣勤勞故我酌之以金壘庶幾不長
念之也姑且也二六勞如此吾且酌之以金壘尔
兕觥者兕似牛一角青色以兕角而為觥乃罰爵
也旅酬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爵罰之所以

為樂也古者宴享之禮必有兕觥禮記成公十四
年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
故知享有兕觥也昭元年鄭八宴趙孟穆叔子皮
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故
知宴有兕觥也方其我馬虺隤則酌之以金壘則
是小勞而小飲之也及其馬之玄黃則勞之甚矣
故酌之以兕觥則是酌之誠有加而無已也及末
章則言云何汗矣言勤勞之甚則雖有金壘兕觥
猶不足以酬其勞徒知長歎之而已夫以婦人之
職在於備飲食故詩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易
曰在中饋無攸遂婦人之職既在於掌酒食故后

如因此備酒食以寓其進賢之志也然其進賢之志其始也酌之以金壘其終也酌之以兕觥猶以爲未也又曰云何吁矣以見詩人之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論曰觀棫樸之詩曰遐不作人文王之官人既見於棫樸之詩后妃之進賢以輔佐君子又見於卷耳之詩則是文王之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之盛德皆太姒之助也以文王之臣予曰禦侮予曰䟽附予曰先後予曰奔走其往來迪文王之彝教可謂勞矣文王既能知臣下之勤勞使有功者見知而悅而后妃又能知臣下之勤勞酌之以金

壘酌之以兕觥其終也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且至於長歎則是當時之臣皆知其勤勞而無有不宣力於王室者此文王之德所以降於國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至幽王之時十月之交刺其小人用事仲允膳夫聚子內史馭維趨馬檮維師氏繼以豔妻煽方處則是羣小用事而皆因豔妻以進是所謂有私謁之心故當時賢者雖有勤勞亦莫之知此如北山之大夫以其從事不得養其父母遂作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則異乎卷耳之詩矣宜乎周室之衰不復振矣

四十七
黃曰此一詩皆興也少南謂后妃不特采苻以供
祭祀亦當采卷耳以備酒醴荀卿之說亦曰卷耳
易得頃筐易盈今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
賢而不在於卷耳此說皆不然汾沮洳之詩曰彼
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以公族而自采其蕢詩人猶刺其儉不中
禮以后妃而自采卷耳其理不然后妃之意蓋謂
求易得之菜而志不在焉尚不能滿易盈之器則
求賢才而寘之列位志不在焉而可乎特取之以
為興焉耳惟后妃之志思念不已故能知臣下之
勤勞而思所以燕勞之謂使臣之出其勞苦萬狀

所陟之山則險而崔嵬也所乘之馬則病而虺也
也其勤勞如此則酌之金罍以報其勤酌之兕觥
以致其歡此雖未足以盡其思念之懷而亦姑以
見其寔勞之意庶幾不至於懷念傷歎之極耳高
岡玄黃亦崔嵬虺隤之義反復言之見其思念之
不已也惟其思念之不已故其言之不足又曰陟
彼殂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是不特馬
之病而僕亦病矣金罍兕觥亦不足以盡其思念
之志矣此所以發之嗟嘆而託之詠歌也夫詩不
言使臣之勞而特言馬之病僕之困非不言也不
言所以深言也杜杜之詩言四牡瘡瘡則征夫可

知出車之詩言僕夫況瘁則將帥可知此人之所以說也北山之詩役使不均而且不知其勞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之句所以不能無怨刺也楚伐蕭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夫師徒之寒王撫而勉之則知其寒矣王知其寒而師徒不知其寒非不知其寒忘其寒耳然處富貴者必不能知人之貧賤處安逸者必不能知人之勞苦后妃處深宮之中而能知臣下之勤勞雖其所歷艱難險阻莫不知之何其賢哉此無他志於求賢而不以險詖私謁亂其心耳嘗觀文王命將遣戍之際而作為詩

以相娛樂亦皆言其道路之勤勞風雨之艱窘而人樂為之用耳意者其亦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功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李曰婦人有六德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節儉五曰恭敬六曰勤勞自天子至於大夫其勝妾有數惟庶人則但曰匹婦然婦人之性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如楚莊王夫人樊共姬曰妾幸得備埽除十有一年矣未嘗不私捐衣食遺舍人於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

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蓋以私滅公者易以公滅私者難此樛木之詩所以美之也

黃曰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惟其能怨與不遜則夫處深宮之中擅寵幸之榮者安能使其心之無嫉妬也蓋女無美惡入宮見妬自古以來莫不皆然人情所在況於婦人女子乎如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氏亦足以見矣而其禍皆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歌詠其美也

南有樛木

居反

木葛藟

力執反

樂只

力道反

之樂只

之氏反

君子

福履

綏

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榮

烏營反

之樂只

君子

福履

成之

李曰樛木者木之勾曲也言南方之木樛然而勾曲故使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亦如后妃逮下無嫉妬之心而衆妾得以上進也曰南者言南方之所生王氏則曰南明方木仁類者蓋南方者喻后妃之明也使南方有木皆是喻其明則漢廣之詩言南有喬木何所取喻乎王氏又曰樛木則葛藟得以附麗葛藟盛則木亦得以自蔽也然詩所言者但言木之勾曲爾非取喻其得以自蔽也荒者奄也榮者旋也皆是喻衆妾得以進御於君也故

繼之曰福履綏之履祿也將大也鄭氏曰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謂樂只君子以禮樂樂君子非也所謂樂只君子但是眾妾祝願其上之辭歐陽公謂如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先言纍之後言荒之繼之以縈之先言綏之後言將之繼之以成之詩人之辭多重復也詩中之辭多重復亦有先後之序亦有不可為先後之序如關雎之詩先言琴瑟友之後言鐘鼓樂之此其先後之序也如卷耳之詩先言維以不永懷後言云何吁矣此其先後之序也若此詩則不可為先後之序也言既能逮下無嫉妬之心逮

與呂刑羣后之逮在下同天子內則有后妃為之助外則有大臣為之助其揆一也在內者得后妃為助而后妃能逮下則眾妾得以進御於君以成肅雝之治在外者得大臣為助而大臣能逮下則眾才得以咸進於上以成肅雝之治此福祿所以綏之也

論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蓋女子之情皆有嫉妬之心惟女子有嫉妬則凡婦人之進幸者必將忌之如趙飛燕姊妹專寵宮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凡飲藥墮胎者無數此婦人之嫉妬也如大臣之有嫉妬則賢才不得以進如

李林甫有妬賢之心公卿不由其門而出輒被罪
 遷徙附麗者雖小人亦為引重所居堂號偃月堂
 每欲排陷大臣則居之若喜而出則其家碎矣此
 大臣之妬也凡此皆危亂之萌欲致福祿不亦難
 乎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
 之則怨夫以不遜與怨皆嫉妬之所由生也

黃曰詩人形容江漢之女無思犯禮則曰南有喬
 木形容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則曰南有樛
 木喬木取其不可休息之意樛木取其能逮下之
 意二詩之意大不相侔而義各有取也樛木勾曲
 之木也猶卷阿之義惟卷曲之阿故能來自南之

風以見成王屈己求賢之意惟勾曲之木下垂故
 葛藟得以上蔓纍之荒之縈之以見后妃逮下之
 意興者喻后妃之下逮故眾妾亦得以上進也繼
 之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鄭氏曰妃妾以禮義相
 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以樂只
 為禮樂以福履為福祿皆羨辭也迂仲以為眾妾
 祝願其上之辭如萬壽無疆之意蓋李本歐陽之
 說亦未為當以予觀之履云者止是動履之履不
 必以為祿也嘗妄論之常人室家之中苟有不賢
 之婦則其閨門不和動履乖矣非一家之福也后
 妃苟有嫉妬之心則不能無險詖之行險詖一萌

私謁從之非人君之福也此詩人形容后妃無嫉妬之心而有逮下之美則亦形容閨門和樂之意謂文王所履者皆福履也福者百順之名言閨門和樂則所履皆順此文王雍雍在宮時也經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亦此詩意也中庸言文王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而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此詩言文王有太姒之賢而曰樂只君子福履成之中庸形容其父子之美而此詩形容其閨門之美中庸言其無憂而此詩言其和樂吁此文王所以聖歟

冬蝨音終

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蝨斯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也

李曰鄭氏云凡物之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

蝨蟻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歐陽以謂蝨斯不妬忌鄭氏何由知之歐陽之意以為凡蟲生子詩人取其意以比之爾言蝨斯之子孫衆多則可言蝨斯之不妬忌則不可此序當曰不妬忌則子孫衆多若蝨斯也今其文則先言若蝨斯後曰不妬忌則是文顛倒耳此詩言不妬忌亦如桃夭言不妬忌言不妬忌皆是承上文而言之也蝨斯之詩言不妬忌則是承上文樛木而言之言能不妬忌則子孫衆多耳若蝨斯桃夭之詩言能無妬忌則男

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繆民亦是承上文而言之也

黃曰此一篇鄭氏失之歐陽辯之陳少南李迂仲

從而推廣之其義詳矣大抵詩人以螽斯比后妃

取其子孫衆多也作詩序者既曰言若螽斯又曰

不妬忌則子孫衆多言若云者繼上文之辭不妬

忌者乃其推本之論蓋子孫衆多者人君之福而

不妬忌者婦人之所難也如趙飛燕姊妹爭寵凡

有進幸者輒死後宮飲藥墮胎者無數卒之成帝

無子皇嗣中絕其視螽斯子孫衆多之詩寧不媿

乎漢明德皇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

右惟恐不及後宮有進幸者多加慰納此宗社之

所以隆而本之所以昌也故嘗謂太姒不妬忌而

周以興太姒嫉妬而周以亡思齊言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此詩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皆是一意

螽斯羽所中反詵兮宜爾子孫振音真兮螽斯羽薨薨

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側立反揖兮宜爾子孫蟄

李曰七月之詩曰五月斯螽動股或言螽斯或言

斯螽其義一也螽斯蝗蟲之類陸機疏云幽州人

謂之春箕即春黍蝗類也詵詵衆多也薨薨亦衆

多也揖揖會聚也上文言振振後又言繩繩又言

蟄蟄皆是言子孫之衆多也振振毛氏以為信厚

繩繩以為戒慎螻螻以為和樂歐陽以為不然振振者羣行也繩繩者齊一也螻螻者會聚也左氏傳均服振振杜元凱注云振振盛也故歐陽以振振為羣行之貌

論曰螽斯蝗蟲之類爾以蝗蟲之微物而乃取喻於后妃疑若不倫然詩人之意但取其意不必以蝗蟲而嫌之耳如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以周公多才多藝而詩人取喻以為狼無乃比周公為禽獸乎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關雎鷺鳥而比於后妃亦取其德之合也草蟲之詩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蟲

草蟲蝗蟲之類皆比於婦人詩人取喻類多如此孔子曰小言害道小辯害理關雎興於鳥君子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君子取其得食之相呼若以鳥獸之名而嫌之則不可行也觀此則可知詩也已

黃曰詵詵衆多貌振振毛氏以為信厚亦以詩文無之杜元凱注左傳均服振振云盛也薨薨羣飛之貌繩繩不絕之貌毛氏以繩繩為戒謹亦費辭也揖揖螻螻其解釋未詳要之亦見其會聚之貌與子孫衆多之意耳此皆先儒之遺論而予之所自得於此詩獨在於宜爾二字夫詩人三章而三

歎之曰宜爾云者不言其事而寓其意也作序以不妬忌形容之蓋謂后妃之不妬忌則宜其子孫之衆多也詩人無不妬忌之意但言宜爾則其旨深矣如宜其室家皆當以此類推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李曰此詩蓋言男女以正昏姻以時皆后妃風化之所致也以后妃之不妬忌而乃能使天下之人

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以太王之於姜女能盡其為夫婦之道故能使內外皆無怨曠之男女今后妃能盡后妃之道無嫉妬之心故衆妾皆得以進御於君而當時周南之國亦皆化之而無怨女曠夫遂至於昏姻以時也王氏謂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財用不乏故昏姻以時龜山以為不然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此乃是不妬忌之所致非緣政事之治也后妃能躬行於上則周南之國皆聞風

而化故周官媒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乃政事
 然也越王之時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者此亦
 政事然也惟其出於風化故有不待政令而人樂
 從之矣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女人五十
 無夫曰寡則是六十無妻然後謂之鰥民也孔氏
 曰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
 亦曰鰥若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是也夫舜年三十不娶亦稱鰥則是非六十無妻
 然後謂之鰥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為盛年
 女子自十五至於十九亦謂盛年過此則為失昏
 姻之時矣○夭夭毛氏曰少壯也說文云以夭字

從亦從夭則是為少盛貌桃之少壯則其華灼灼
 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花不復灼灼矣桃之少
 壯則其結實必大也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
 矣桃之少壯則其葉蓁蓁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
 有葉不復蓁蓁矣此言婦人得盛時而嫁也歸者
 言婦人既嫁曰歸之子于歸則室家皆得其宜也
 家室亦室家也王氏謂宜其室家先女而後男男
 下女也宜其家室先男而後女女下男也夫婦正
 也此非也家人言一家之人盡以為宜也孔氏以
 家猶夫人猶婦此又不然如大學之言曰宜其家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家人為一家之人灼灼其

華毛氏以喻女之少壯也此其說得之矣至於有
 蕢其實則曰方嫁之時非但有華色亦有婦德雖
 未得詩人之意亦未為害理若夫言其葉蓁蓁則
 為婦人形體浸大其說非也夫以婦人形體浸大
 亦何足以形容婦人之美乎鄭氏於葛覃之詩以
 葛之覃兮喻婦人之形體浸大毛氏於此又以為
 婦人形體浸大皆非善形容者矣孔氏以三章上
 二句為男女以正下二句為昏姻以時然觀此詩
 男女以正昏姻以時皆總見於三章之中不必分
 別也蓋所謂昏姻以時非指春秋之時而言之也
 不過言男女得盛時而昏姻耳而孔氏謂仲春得

昏姻嫁娶之正時王氏以謂桃華於仲春以記昏
 姻之時若如所言則何彼襍矣之詩曰華如桃李
 豈是直言桃李之盛時乎孔氏王氏之說非矣

黃曰人君之治有出於政事之所及者有出於風
 化之所及者是以月令與周禮所載農功之事是
 政事所及也七月豳風所言農桑之事是風化之
 所及也故周官媒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越王時
 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是特政事爾后妃不妬
 忌於深宮之中而天下之男女皆自各得其正各
 及其時豈為政事之所及乎故作序者曰后妃之
 所致也致當如致師之致為之於此而彼自至也

后妃豈能家至戶曉而諄諄喻之哉閨門之躬行而天下之自化非有法令以驅之也孟子述古公亶父愛厥妃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亦此詩之意歟今桃夭三章不特言其昏姻以時而亦言其男女以正自其及時言之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有蕢其實又曰其葉蓁蓁皆只形容其及盛年而嫁耳先儒或以灼灼其華喻婦容有蕢其實喻婦德其葉蓁蓁喻形體浸大非詩人之意也詩人之辭豈若是其膚淺哉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此則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非所謂宜也如氓詩言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弃背如古人戒奔詩曰聘者為妻奔則妾不堪主事奉蘋蘩此皆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不輕矣先儒說此一篇只見昏姻以時而不及男女以正之意予故表而出之
兔子邪置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于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李曰言后妃既能盡其德於上故天下之人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當時兔置之賤亦皆肅肅而欽此所以見賢人衆多也兔置微者也故詩人舉微以見著則賢人可知而王氏以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雖不賢不害好德所謂賢則賢於人者也則是莫不好德謂人皆好德也賢人衆多則是有賢者有不賢者非也豈有好德之人而不爲賢邪○爾雅曰兔罟謂之置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丁丁採伐木聲也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施移也中達九達之道也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謂之達中林則又隱矣夫兔置

之人微賤如此爲兔作置躬自採木其聲丁丁然以爲鄙賤之事而甚能恭敬其亦賢矣中達人所以見之地肅肅可也以中林無人之地猶且恭敬則其人可知矣常人之情有入則作無人則輟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惟賢者則不然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其處幽顯皆如一致惟其賢也故下文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言可以爲公侯之干城也可以爲公侯和好其仇讎也可以爲公侯之腹心也如冀缺耕於野夫婦相待如賓胥臣薦之於文公而用之如郭林宗之危坐遇雨而好

學卒為名卿以見肅肅可以為名臣也故上文言肅肅兔置下文言公侯干城下二章皆然以見肅肅可以為干城可以為好仇可以為腹心也歐陽以謂士有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大德可任以固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禦難於未然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有可用為策謀之臣人之才智如此則可以為周南賢臣而乃使在田野張置椽伐則是賢者困於微賤周南之君為可刺矣然詩之意則言賢才之多以見兔置微賤之人猶見恭敬以為公侯之臣如伊尹起於畎畝之中傳說起

於版築之間非有他意也歐陽又以為賢才眾多亦不過有三數人而已此又失之泥也夫所謂賢才眾多亦如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桀紂之時比屋可誅堯舜之時豈無小人乎桀紂之時豈無君子乎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亦不當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歐陽又云椽伐事之小者何用致敬此又不然人之存心出於恭敬則事無小大皆當恭敬豈可以小而忽之哉歐陽公之言未之敢信

黃曰此一篇諸家之說皆失其義獨歐陽公出而辨之其辨誠當矣然歐陽之說亦於詩人本義未安也諸家以張罟捕兔為微賤者之事今其人亦

能肅肅而敬其極伐之聲亦能丁丁而和是雖兔
 置之夫亦有賢人之德惟其賢也則可以為公侯
 干城可以為公侯好仇可以為公侯腹心是肅肅
 兔置之人可以為赳赳武夫之用也歐陽公辨之
 以為士之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德可任以固守
 其國扞城其民又能交鄰國而和好其仇怨且可
 以為腹心之用有賢如此弃之田野張罟極伐躬
 鄙賤之事則周南之君可以刺矣此歐氏之說又
 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猶
 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而使姦民不可犯
 此又浸失詩人之意也陳少南從歐陽氏說李迂

仲從諸家說迂仲又言冀缺之敬可以為名臣莘
 野之夫可以享天心於是信兔置之人可以為干
 城之用然古人如伊尹如冀缺之賢者寧有幾人
 周之多賢不如是之遺逸也如迂仲與諸家之說
 則失賢人眾多之意如歐陽氏少南之說則又終
 篇無賢人之義竊嘗靜觀詩人之辭意最為簡直
 但學者不察耳詩人欲形容賢人眾多故託於肅
 肅兔置赳赳武夫之兩事為證非謂若此可以為
 此也非謂即此可以喻彼也天下惟至賤者教化
 所難及至暴者氣質所難變兔置之術不仁武夫
 以勇力自持此皆風化之所難至者也今兔置之

人感文王后妃之風化而亦有至誠恭敬之心勇
 暴之夫感文王后妃之風化而亦有愛民忠君之
 德設此兩端以見賢人衆多而風化之所及人者
 深耳免置之人固難乎其敬也今不惟施於中達
 而然施於中林亦然豈非免置之所難乎武夫之
 勇固難乎其可用也今也不惟能扞城其民而且
 能交鄰國之歡以爲公侯腹心之臣豈非武夫之
 所難乎此風化之所及而賢人衆多之效也噫騶
 虞知仁者衆矣公子信厚者衆矣皆免置一詩之
 意也臆說如此未必能得詩人之意姑存之云
 采音浮 苕音苕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苕苕薄言采之采采苕苕薄言有之采采苕苕

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苕苕薄言捋力活反之采采苕苕

薄言結音結之采采苕苕薄言禴戶結反之

李曰諸家之說多以和平爲天下和平惟程氏皆
 以爲室家和平其以和平爲天下和平者則以天
 下未治兵革不息爲婦人者我躬不閱奚暇樂有
 子也然觀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其言不妬忌皆
 是總上文不妬忌之辭惟其后妃不妬忌故衆妻
 得以有子爲樂天下化之亦以有子爲樂也故和
 平當言室家和平也。苕苕王肅引周書王會云
 苕苕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

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所得采也郭氏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陸機云一名馬舄一名車前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故婦人有子則采之也采采者言采之不一也薄毛氏以為辭王氏以采禾非一采猶言薄言采之者采之無數也然詩言薄言追之薄言震之如薄澣我衣薄汚我私澣者用功淺謂之薄可也煩擗之功多則何以薄言之乎如薄言旋歸歸豈有厚薄邪有者有此菜苜也采之已得於是掇拾之也孔氏以謂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既捋取菜苜而又結之

禰之袪謂手執之而不掇禰則掇之於帶中也孔氏謂有者已藏之稱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也孔氏以為已藏非也所謂薄言有之者但得此菜苜之菜耳觀此詩則知詩人可謂善形容者如桃夭之詩先言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然後言之子于歸標有梅之詩先言有梅其實而後言求我庶士皆先言桃夭與梅實而後繼之以本意此詩但言采采菜苜而樂有子之意自見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黃曰和平說者以為天下和平迺仲以為不如程氏曰家室之和平予以為始於家室之和平而極

於天下之和平二說一說也易曰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后妃不妬忌於閨門之中而風化及於天下
 之夫婦豈非有以感人心而然乎和平之效則見
 於風雨時五穀熟人民富此皆其大者也詩人捨
 此不言而言婦人樂有子何哉蓋人倫廢政教失
 則人皆有我躬不閱惶恤我後之辭有鮮民之生
 不如死之久矣之辭嘗涵詠采芣一詩見其章句
 簡短不待形容譬喻之辭而但見其樂采芣苢而
 已大羹元酒淡乎無味而有遺味朱弦疏越寥乎
 希聲而有遺音竊嘗三復此詩蓋喟然而歎曰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尤於此詩而見之也言有

盡而意無窮真一唱而三歎歟故序詩者不曰美
 后妃不曰后妃之化而曰后妃之美是亦形容不
 盡之意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李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東流漢陽軍觸
 大別山南入於江江水出茂州岷山東流至蘇州
 許浦入海禹貢言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
 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
 彭蠡大別之東彭蠡之西乃江漢合流之處此章
 言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作詩

者已是在江漢合流之處也文王之化及人也深
而當時之婦人能守以正無思犯禮夫人之淫恣
典刑之所不赦彼畏刑罰而不敢為淫恣之行者
然未必無其思惟其被文王之化既深則非獨無
犯禮又且不萌犯禮之思論語曰克伐怨欲不行
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雖曰不行但可以為難然習中未必無
克伐怨欲之思惟其無克伐怨欲之思此可以為
仁矣周南之婦人能無犯禮之思足以見文王之
化及人之深矣孔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也據此詩言婦

人所守者正潔之行是無思犯禮指婦人而言之
也非據男子而言之也說者以謂文王之化徒及
於周南之婦人所謂男子未必無犯禮之思遂以
為文王之化所及者淺是大不然無思犯禮是因
一男子見婦人游於漢上欲從而娶之求之而不
得非男子盡然也鄭氏謂紂時淫風徧於天下惟
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所謂南言化自北而
南以見文王之化所及者遠非是南國先受文王
之化也

黃曰按禹貢江漢在荊州之域蟠冢導漾東流為
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李迂仲謂作此詩在江漢合流之處要之皆荊州之域不必如是說也此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時說者謂芟苜以前之詩皆后妃之風至此則言文王之化者江漢周南之遠地也惟其地之遠者故以文王言之伊川謂文王能行周南之道故取文王之詩繫於周南之末予以爲后妃之化即文王之化不必爲是區別也居周南者因漢水而起興故作漢廣之詩猶鄭以溱洧名篇陳以宛丘名篇也曰德曰道曰化亦無異義自文王言之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則謂之化文王以閨門之風而及於江漢之遠非其德之廣大安能

及此哉鄭氏謂男子犯禮而往女子將不至故曰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如此則文王之化止能及婦人而已迂仲謂作詩者是因男子見婦人游於江漢欲從而娶之求之而不可得非男女盡然此與鄭之說甚不相遠夫詩人之設辭而說者以爲實辭宜其失詩人之意也詩人形容江漢之游女無犯禮之思故設辭以爲女子之貞潔雖求而不可得耳豈果有是事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力俱之子于歸言秣亦公
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李曰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今當且作休息夫木固
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
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
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
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斲
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爲泳鄭氏曰水底行也
方論語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炎曰方水中
爲桴筏也桴編竹木大曰棧小曰桴漢水有可潛
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桴之

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
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況游行之
地非在閨門之內傅姆之側也今也能守貞潔之
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云內則云女
子居內深宮固門闈寺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
之女則執筐行盥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
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
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苟惟犯於非禮則如匏
有苦葉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深厲淺揭惟吾所
欲曾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薪貌錯雜也楚在
雜薪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楚即薪也萋

爾雅云購蔦萋郭璞云蔦萋萋蒿也於雜薪之中而取其翹翹者以比衆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爲室家我則秣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時男子有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不可求而止遙想其貞潔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思復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

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今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嚴君平在蜀李強欲辟爲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語是二人者瞻其容望其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士夫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亦能如此則當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世所得而髣髴也

黃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無犯禮之意按詩中凡曰

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執辭而求詩當隨其篇
 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復言之亦
 必有說水可泳也見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
 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永者自不復有方之之思釋
文曰潛行謂之泳泝筏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
 求不可以非禮犯故復喻之曰衆薪錯雜也我欲
 得其尤翹翹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美者繼
 之曰言秣其駒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於我當以
 正禮親迎之也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
 秣其駒秣其馬如所謂雖爲執鞭猶歆慕焉如此
 則是已有淫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至於不
 顧禮義則深厲淺揭惟其所欲而尚奚所懼哉文
 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化之美
 可知故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噫政今不足以啟人
 而禮義足以感人王烈之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請曰刑戮是甘乞不與王彥方知也故節義清修
 之士且足以爲人之感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
 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則江漢
 之域無思犯禮豈不宜哉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李曰汝水出汝州天息山東南至蔡州襄信入淮周南之水也**孔氏**云汝墳之國皆以汝墳之涯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其說得之按爾雅云汝為墳墳大防**李巡**曰墳謂涯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是知所謂汝墳者乃汝水之側有防也爾雅又云江有沱河有灘汝有墳**郭璞**云詩云遵彼汝墳則以此汝墳為濱汝所分之地有美地因謂之濱**孔氏**云伐薪宜於涯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於汝濱之間是知墳字當從土不從水也婦人能閔其君子夫閔其君子婦人之常也如**伯兮**之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非不閔其君子也如**小戎**之

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亦非不閔其君子也惟能閔其君子而勉其夫以正然後為婦人之賢婦人者知有家事而已豈知有王事哉今也婦人於王事不可不勉非賢能如是乎於此可見文王之化其盛如此

黃曰有天地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此人倫之所由始也然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已定則夫婦之愛豈得加於君臣之分乎是理也惟知道者能知之知室家之可懷而不知君臣之分不可易此婦人之常也如**伯兮**之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小戎**之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非不閔其君

子而不能勉之以正也文王之化造端於夫婦而
 極於君臣之際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天
 理之所感發而化及於汝墳之婦女雖當力役慘
 酷之時而汝墳之婦人能以君臣之分勉其君子
 曰猶勉之以正猶云者謂疑非婦人之所能而亦
 能正之也如以王姬而執婦道則曰猶執婦道以
 亂世而惡無禮則曰猶惡無禮亦是此意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符方反遵
 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符方反魚

頽救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李曰枝曰條榦曰枚斬而復生曰肄孔氏云惄之

為訓本為思耳如惄焉如擣是也爾雅曰惄飢也
 不如孔氏以為思調飢王氏曰飢而又飢飢之甚
 也如王肅則以此為大夫妻肅之說徒見序言婦
 人能勉其君子既謂之君子遂以為大夫妻然觀
 詩人之所言伐其條枚是以婦人親伐薪安得以
 為大夫之妻乎故歐陽公以為周南大夫之妻出
 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以知己之君子之勞苦
 則不可為親伐薪也然觀詩之文往往是親伐薪
 也惟王氏以為庶人之妻其說得之蓋其婦人稱
 其夫為君子此其常也今曰君子亦猶稱良人也
 墻間之妾猶稱夫為良人則庶人之妻以夫為君

子有何不可伐其條枚以言已之伐薪之勞足以見夫之勞也未見君子則思其夫而其心如飢言其思君子切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言幸而得君子之歸不死於征役不遠棄我也鮐魚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鮐魚至於尾赤足以見魚之勞也左傳曰如魚赭尾衡流而彷徨見哀十七年杜元凱注魚勞則尾赤喻蒯聵不得其所說文曰鮐赤尾魚字林亦曰赤尾魚晉安海物記曰橘鬣魚猶今之鮐魚其尾赤其鬣似橘觀此數說其實言尾之本赤也彼徒見有鮐魚赭尾之文遂以為魚尾盡赤而不知魚勞然後尾赤也王室如

燬以見紂之淫虐其政如火不可嚮邇也雖紂之威虐亦不可以征伐之故遂避紂之征伐以貽父母之憂矣遂告之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說者多以父母為文王夫以文王之化行乎汝墳去文王為遠安得以為孔邇乎觀此則知文王之化非獨能使士大夫從於征役以勉於王事亦能使婦人勉其夫以正此足以見文王之化盛也如北門之詩曰室人交徧謫我室人交徧摧我北門大夫之妻固異乎汝墳之婦人矣至於北山之大夫役使不均詩人有曰或燕燕居息或息偃在牀或不知叫號此北山之大夫固已懷怨望之心又異乎北

門之大夫矣北山之大夫不及於北門之大夫北門大夫之妻不及於汝墳之婦人以此見王化之衰日甚一日可勝歎哉

黃曰此一篇說者不同鄭氏謂夫人不宜伐薪而今伐薪賢者不宜處勤勞而今處勤勞然臣之事君勞而不怨今日曰不宜勤勞是有怨之之意也豈所謂猶勉之以正之義乎歐陽公又謂周南大夫妻出見汝水之岸以伐薪者為勤勞之事則亦念其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其勤勞亦可知此說亦未盡陳少南則謂合木為薪有昏姻之義故伐其條枚云者因見人之伐條枚而思其昔者在家未

嫁之時思見君子如調飢之切伐其條肄云者因見人之伐條肄而歎其已嫁之時初謂之夫不可遠棄如是則亦果有怨之之意也李迂仲又辨以為庶人之妻非大夫之妻子妄以為詩人之意果不在此詩人之言甚近而學者求之於遠宜其不足知詩之情也蓋此篇之意其所以起興者皆在於條枚條肄之句枝曰條榦曰枚旁之斬而明年復生曰肄託此以見其行役之久也方其夫行役之時見其人之伐其條枚則思念之情已不能自已今又見伐其條肄矣歷時若是之久矣庶幾見其不遠棄我也詩人之意大抵如此黍稷方華

意不在於黍稷而在於記其去之時有敦瓜苦意不在於瓜而在於言其行役之久伐其條枚伐其條肄蓋言其歲復歲而君子行役之未歸也意豈在於伐薪之事哉魴魚賴尾王室如燬歎魴魚之猶得其所而王室之酷烈如焚燬之可畏此皆閔其夫之辭復勉之以正而喻之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勞而不怨何況於敢叛乎故曰父母孔邇以父母甚邇之理而喻之此勉之以正之義諸家以父母為文王鄭氏謂恐害及父母歐陽公以父母之邦當自宣力此數說皆非詩人之意嘗論

之婦人之情知有家未必知有國知有夫未必知有君今汝墳之婦人既能閔其夫以盡夫婦之情復勉其夫以全君臣之分文王風化之美至此極矣非以道化民者能如是乎故曰道化行也竊嘗觀見民之欲歸文王愈勤而文王之所以事商者愈至此以見出乎誠然而不欲一豪之偽介乎其間至誠之理可以動金石可以化豚魚而何於汝墳之婦人疑之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應對之應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之趾振音真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

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李曰 **劉氏**以應為效非為瑞應蓋以關雎之化行至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以此見化行之效也衰世者指紂之世也以紂之世風化既衰矣而公子又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宜其不能信厚今也公子皆能信厚而無驕奢淫泆之行以見天下之人無犯非禮也蓋公子貴驕猶且如此則他可知也詩序言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所謂如麟趾之時亦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指作詩者而言之也孔氏所謂如古致麟之時觀麟趾非謂致之之時但以麟比興

公子非是取麟之祥瑞也○趾足也振振信厚也定額也公姓**毛氏**曰公同姓也麟趾之詩說者不同惟**黃太史**以謂麟有趾而不踈麟哉麟哉有定而不抵麟哉麟哉有角而不觸麟哉麟哉今之人以一朝之忿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趾所以踈之也麟之趾則不踈定所以抵之也麟之定則不抵角所以觸之也麟之角則不觸亦猶公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宜其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生今也染文王之化而乃至於信厚以公子之貴而乃與士大夫貧賤者為比豈非化之盛能如是乎故託喻於

麟焉下文繼之曰于嗟麟兮以見公子之如麟也
詳觀此說則知黃太史深於詩矣

黃曰先儒以麟為瑞應謂關雎之化行則有麟瑞
出而為之應其怪誕不經歐陽公已辨之矣然歐
陽公又謂同姓之親有信厚之行足以輔衛公室
如麟有足有角有定以輔衛其身夫詩但言公子
信厚未嘗有輔衛之意則亦未免失之鑿矣少南
謂麟出於上古風俗淳厚之世今公子之信厚如
上古有麟之時然詩書稱堯舜文武之盛未嘗稱
其致麟之事借或有之則序當曰如麟出之時不
當曰如麟趾之時也**黃太史**曰麟有趾趾不踧麟

哉麟哉麟有定定不抵麟哉麟也麟有角角不觸
麟哉麟哉此說得之蓋詩人以為真不與驕期而
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以公子之貴而有
信厚之行此人之所難也故托麟以為喻言之不
足而嗟歎之以見其形容不盡之音云爾然則作
序者謂如麟趾之時何歟曰作序者以為欲觀關
雎之化觀於公子信厚如麟趾之時斯可矣時止
是言公子信厚之時其文自曉而又何疑於此哉
噫公子至難化也衰世之公子尤其難化也今文
王能使商之公子從周之信厚故太史編詩而序
曰關雎之應也噫天下之理不誠未有能動而誠

之至者為之於此而自應於彼雖非形跡所及而
 蓋有默然感通者蛟伏於淵卵化於岸氣相感也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聲相應也后妃和順於深宮
 之中而能化衰世之公子周南之化至此極矣故
 編詩者以麟趾之詩繫於周南之末而謂之關雎
 之應夫作關雎麟趾者雖非一人而其所以相應
 者固自有至理存焉學者當以太史編詩之意觀
 之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